

· 獨 幕 話 劇 ·

那天社建

村 路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人物：高玉蘭——文教委員、新社籌委會主任、黨員。

張雲祿——副村長、新社籌委會副主任、黨員。

高山子——東組組員。

張老耀——富農分子、西組組員。

婆婆——高玉蘭的婆婆。

羣衆甲乙——西組組員。

時間：深秋。

佈景：高玉蘭家。座落在深溝裏，屋背靠山脚，老樹覆屋頂伸向簷前。屋右側，沿山溝有一曲路，溝沿有叢生樹樑。時至深秋，楓葉紫紅。路與院間，有一矮石牆，並有柳枝編的單扇門。院中有架葡萄，葉已脫落，成篷狀。葡萄架下，有桌櫈。窗前有一平鋪在長條板櫈上的秫秸簾子，上晒梨乾。遠處是層層山嶺，坡上有片片菓園。

幕啓：婆婆在晒梨乾，張老耀上，招把鞭子，悄悄地去抓梨乾，被婆婆按住。

婆：哎呀！我的老兄弟，你鬍楂子那高啦，咋也偷嘴吃！

耀：（一笑）試試你的眼力。（似無意地）老嫂子，我這嗓子渴冒煙啦。

婆：（取笑地）溝裏有的是水，你渴了就去喝唄。

耀：老嫂子，你把我當成四條腿牲口啦？走到你們家跟前，真格的，也得給泡壺山茶呀。

婆：行，行！你就是要喝碗露水，老嫂子也得給你討換去。

耀：是嘛，咱是正經八本的親戚呀。（試探地）老嫂子，這合作

社搞出個模樣沒呀？

婆：（乾脆地）成啦！

耀：（不相信）老嫂子，那是搞社啊，可不是合泥捏泥人呀。

婆：怎不成啦？今兒個評產，明兒個就往一塊趕牲口，說是再下地幹活就要敲鐘啦。

耀：（諷刺地）合作社嘛，當然得有個派頭啦。可這一敲鐘，咱張三溝都別想安靜啦。

婆：老兄弟，你說說，那好幾十家子，不拴着不綁着，能那麼齊嗎？

耀：講集體嘛，那就得搬到一塊住去，睡覺一齊打呼嚕，早上一齊穿衣裳，吃飯一齊端飯碗，……

婆：哎呀，那家就不要啦？

耀：咳，傻嫂子，這叫歸大堆，靠集體吃飯。

婆：（感到不對）你說什麼？

耀：（打金）老嫂子，還給兄弟弄碗水不？

婆：嘖嘖，光顧嘞咯啦。（進屋。）

耀：（自語地）成啦？張三溝有哭的有笑的……（抓把梨乾，吃，酸，吐）他媽的，又酸又澀！（指梨乾）你跟我也是冤家對頭？

（婆婆端壺、碗上，聽見個話尾。）

婆：老兄弟，你跟誰是冤家對頭啊？

耀：我，我跟單幹戶。（發洩地）我跟他們水火不容，有他無我。他們把我坑苦啦，他們在橋上走，還能把我擡到水裏去？呸呀……王八蛋！

婆：你這是罵誰呀？

耀：我？老嫂子，你不知道這個細情，我罵他們，我恨不能咬他們幾口……

婆：老兄弟，你幹麼指雞罵狗的？你罵得我耳朵都發燒哩。

耀：老嫂子，你兄弟讓那些鬼崽子逼的走投無路啊，那些人，一腦袋富農思想。

婆：啊，你罵的是富農啊，替我罵幾句。喝水吧。

耀：（倒水喝）老嫂子，我得入社呀，看我還像個社員吧？

婆：嘖嘖，幹麼不像啊？

耀：入社，咽，是火坑我也跳啦，是窟窿橋也走啦。

婆：你說甚麼？

耀：（故做不答）老嫂子，我侄兒媳婦哪？

婆：上山打枝子去啦，咱東組這幾天，好幾號人在那釘着，晚上都掌燈幹哪，不是搞社嘛，用錢。

耀：（不懷好意地）老嫂子，你真是八輩子燒高香啦，娶這麼個好媳婦。

婆：人倒不錯呀，就是有點不顧家。今兒早上，黑咕嚕咚就爬起來啦，揣兩個乾糧就走啦，氣的我連飯都沒吃。

耀：你這話又不合乎潮流啦。

婆：這可不是落後話。

耀：共產黨要家幹什麼，誰有吃誰的，誰有穿誰的。

婆：我們玉蘭可沒吃人家一碗飯，穿人家一塊布頭。

耀：（試探地）老嫂子，你看咱這東西兩組要整劃一塊來，你說能行嗎？就拿你們組高山子說，那小子的嘴又臭又硬，跟他說話得把耳朵塞上。再說這兩個組長……

婆：咳，十個指頭伸出來還不一般長呢，哪有不磕頭碰腦的，他們兩個帶頭人，常在一塊打機咕……張雲祿那人，你還不知道嗎，爲人有點拔尖，事事得由他……

耀：（欲冷言幾句）張雲祿那傢伙……（見張雲祿來此）不錯呀。（喝

水。)

(張雲棟上，拿個條帚。)

祿：(對老耀)喂呀，這讓我上哪找去，我想也沒想到你跑這來啦。

婆：副村長，你該勸勸玉蘭，別讓她上山啦，我真替她担驚受怕呀，一個婦道人家，爬山越嶺的，若滾了個子怎辦？

祿：她又上山去啦？我沒少說她，可她得聽我的呀。(坐下來。)

婆：這媳婦呀，誰的話也不聽。

耀：嗯，區委書記說話，她許能聽個一句半句的。

婆：那就找縣委書記說她幾句，看她聽不！

(婆婆擡筐梨乾進屋去。)

祿：哼，縣委書記沒工夫管教她呀。

耀：這倒是實話。

祿：老耀哥，你得入社呀。(掏出一張紙，捲煙)大夥可都眼睛瞪多大瞧着你哪，像你這樣戶，還觀望，那別人就更不敢走啦，你得上船過渡啊！

耀：我考慮好幾個晚上啦。

祿：入啦？早就該下決心。

耀：可我考慮來尋思去，這裏有問題呀。

祿：老耀哥，你平常表現的挺進步，到節骨眼上，你咋坐坡啦？

耀：雲祿，咱們一塊搞好幾年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可不是不要強的人哪，我起早貪黑不是爲過好日子發家致富嗎！

祿：我問你，靠單幹，靠互助組，你能發家致富嗎？

耀：嘿嘿，這不是明擺着的事，得靠社呀。

祿：是嘛，那你還觀望甚麼？

耀：我總覺着東西組這麼一合，咱西組有個難唱的曲呀！

祿：（觸動心事）這是支部的意思，全面規劃呀！這事我一人担了，不用你操心。我的意思，咱全組人馬都入社才對。

耀：（四下裏望望）雲祿，咱哥倆相處這麼多年，我有事可沒瞞過你，你說都是辦社，爲啥偏偏以東組爲主辦，咱們西組當配搭，不用說別的，這憋氣的事還在後頭呢。就拿你和高玉蘭比吧，誰的工作能力强？你張雲祿頂不上她個婦道人家？可人家支書偏信任她，遇事拿白眼瞅你，你看將來這個脫產幹部，正主任，準是高玉蘭的，……弄到好處給你個副主任當。

祿：算了吧！說這些幹甚麼，我是有苦說不出啊。

耀：沒等合一塊就讓他們東組壓一頭，將來咱連腰都直不起來呀。

祿：沒什麼，咱也不是好惹的。入吧，老耀哥。

耀：我看我還是不能入，那高玉蘭，和我說話都不拿好聲，遇事拿後腦勺子瞅我。

祿：她就是那種人，不見凡人不睜眼。

耀：我到社裏，跟她若有個磕頭碰腦的，我腦壳薄，可碰不過人家。

祿：兵對兵，將對將，我對付她。

耀：我怕到節骨眼上，你也撒手不管哪。

祿：不用管她，有我呢，老耀哥，我把申請書都替你寫啦，就等你蓋章出押啦。

耀：就你了解哥哥呀！唉，這要是你當主任，我當會計，咱哥倆幹起來多合把呀。

祿：（掏兜）你放心，怎麼的我也想法叫你當上會計就是啦。

（掏兜）嚇，放哪啦？沒啦。（桌上桌下找。）

耀：（拿起捲煙紙）這是啥呀？

祿：（看）這忘性腦子，真他娘的。這是給你寫的申請書，拿它捲煙啦，少了半邊。你照抄一張，我這有紙有筆。（掏出紙筆。）

耀：雲祿，你可得跟高玉蘭說好，別到她那碰回來。

祿：咳，你儘管放心，她水大漫不過鴨子去，有我呢，寫吧！
（老耀無寫。）

祿：我尋思你就不能單幹去，咱在一起搞了四五年，就憑你那份大家業，入到社裏沒虧吃。反過來，還把咱成全啦，你若不參加呀，這個社就是個窮社，連草料都買不起。再說，沒有大騾子大馬；沒有三大套的膠輪車，那叫啥合作社呀？東組割了好幾天枝子啦，耗子尾巴沒多大膿水……你若入了社，會計這攤就交給你……這個社可就硬啦，若評選，跑不了是模範社……

耀：（寫完）我這是照葫蘆畫瓢，你看看吧。

祿：（看）老耀哥，這塊再加這麼兩句：我一定，不，我堅決走社會主義的路，一走到底！

耀：好，你真有點才華！（寫。）

祿：咳，當了這些年村幹部啦，總算學點文化，這也真攢下啦。
（老耀把申請書交給雲祿。）

耀：雲祿，我還得跟我們少的商量商量，我不能獨裁，對吧？

祿：對，你可不許打退堂鼓啊！

耀：雲祿，我給話做主，一言出口，驢馬難追。

祿：老耀哥，你不用往下說啦，兄弟信着你啦。

耀：我少的若不同意，我講不了就得跟他分開過。對吧？

祿：（不加思考地）你家裏事好辦，你兒子多嚕不是聽你的。

耀：唉，這話你可說錯了，兒大不由爺呀，沒娶媳婦那嚟還聽我的，現在我玩不轉轉啦。

祿：得了吧，你在家是一家之主，我還不知道，你兒媳婦煮飯，下米都得你親手量出數來。

耀：反正雲祿你記着，我是堅決了。

祿：老耀，你真是好傢伙，一言爲定，跟你少的硬噏點，跟他說：全溝都走社會主義了，你個青年人若落後，爲後見人抬不起頭啊。

耀：（假笑）你放心，雲祿，動硬的我有辦法。他不入社，我就把他這個鬼崽子轟出去。

祿：（不加思索地）對！就這麼的。（捲煙。）

耀：（一語雙關）我若不入社呀，那才叫笨蛋呢。

（高玉蘭上。她披件棉襖，已被枝子挂開花了。手裏拿把鐮刀。）

蘭：（吵嚷）誰家的野牲口，跑這兒放來啦？

耀：侄媳婦，那是我的。

蘭：管誰的也不能往造林地裏放啊！這一羣牲口連刨帶蹬的，一會兒不就踏平了嗎？這叫少先隊員看見，你得吃不了兜着走。

耀：侄媳婦，你別上火，我這就趕走。這該死的牲口，不長眼睛的獸！（下。）

蘭：（回頭見耀）副村長，你看看，人家少年先鋒隊員，起早爬半夜栽的樹，他把牲口放進去啦。

祿：誰也不是故意的，算啦吧！怎麼樣，又打多少？

蘭：真是人多好幹活，一會兒工夫就打有二百多捆，小半坡子快打光了。大夥比賽連腰都不直，嗓子都冒煙了，還挺着幹，真怕叫人拉下。就我熊啦，比人家少三捆……

祿：（不在意地）嗯！

（婆婆上，見玉蘭，急忙趕上前來。）

婆：比人家大老爺們少三捆還不意足？你瞧瞧這棉襖也挂破啦。

蘭：媽，破一塊還能補啊，怕啥的！

婆：鞋，也扎個眼子，你呀，跟那羣大老爺們幹活，看明兒個再累出病來咋辦。

蘭：你真說錯了，若不讓我幹活，可能憋病啦，若幹上活呀，百病不犯。

婆：天生的小子骨頭。（高興地）嗯，也就是我們玉蘭吧，（向雲祿）像你那老婆，就知道領孩子坐炕頭燒土豆。

祿：我的老婆我才不叫她上山哪，她守住家裏那攤子，我掙啥她吃啥。

蘭：入了社，你可就拴不住你老婆嘍！

祿：（勸玉蘭）要依我看，家裏活兒够你忙的啦，到山上你打那點玩藝也頂不了啥。（諷刺地）要是大社成立，社主任得脫產啦。

蘭：（感到不對）幹工作可不是爲脫產，騰出手來就上山割幾捆，你沒看這是啥時候，多把鐮刀就多份力量。大社成立，家大業大，哪塊不需要錢。

祿：（自以爲是地）這帶頭人，爲主的是掌握原則，遇事多在腦袋裏劃幾個圈就行了，跟羣衆滿山跑去——

蘭：叫你這麼一說，咱就得癩子打圍——坐着喊啦，只管蹲在屋子裏發號施令啦。

祿：總不能跟羣衆一樣。

蘭：這樣幹下去，就要變成個光桿司令啦。

祿：得，得，算我白說。

蘭：（親熱地）才剛，我碰上支書啦，他由縣裏開會剛回來，說不上怎的啦，看他走起路來滿身是勁，說起話來嗓門也高啦，我一看哪，咱支書準是有甚麼好事。

祿：（悶悶地）在縣裏開會又受表揚了唄！

蘭：你才沒猜對呢。告訴你，毛主席對咱合作化的事，親自下指示啦。

祿：（歡喜地）這就好啦！有了毛主席的指示，有些人的思想就得好好整一整啦。

蘭：我聽支書一說呀，嘿！毛主席的話都說到咱心裏去啦，我一對照自己，有好多地方沒照毛主席的話辦哪。搞合作化呀，總是前怕狼後怕虎的。怕把攤子搞大啦，領導不了；怕底子薄，到秋裏不能豐產……

祿：你可不胆小咋的。

蘭：有了毛主席的指示，咱就不能走道直撲螞蚱啦，咱幹工作就有定盤星啦。

祿：這話不假。以前，咱就是把道走歪啦，連支書都在內。

蘭：支書又把我好頓囑咐，他就怕咱兩組搞不一堆去。他說了那麼多啊，最後他說：這就是全面規劃、加強領導，只有你們東西兩組一合，在領導上和生產上可就有力量啦！

祿：（不悅地）他和我說好幾遍了，反正他就看我們組裏領導薄弱。

蘭：我看哪，咱們支書幹工作那叫把穩。咱有些事真得人家緊囑咐點，若不啊，真就把黨的政策、指示給忘啦。

祿：（犯疑）你這是說誰？

蘭：那不太多了。

(婆婆端水上，並挾一隻鞋，玉蘭接下。)

婆：剛才還笑呵呵的嘮咯，我一轉身工夫，這又噤咯上啦。(放下水。)

蘭：媽，我自己弄吧。

婆：幹就幹吧！盼着你們工作的順順當當的，別叫我跟着操心上火就行。你爲大家我就爲咱這小家。

蘭：媽，你別看我們一吵起來，臉紅脖子粗的，可這心裏誰也不結疙瘩呀！

婆：那也不如和和氣氣的好啊。你個婦道人家，有人家副村長韜略大？

祿：唉，別給我高帽戴啦。

蘭：媽，幹工作就是這樣，大夥爭論幾句，把意見統一啦，工作就不會出錯誤，幹起來也順利。

婆：你就是嘴硬，(玩笑地)再這樣，我不給你做飯吃。

蘭：那我就餓着，看你心疼不？

婆：哪說哪堵。(攆筐欲去撲柴火。)

蘭：(拉住祿子)等有工夫，我去吧。

婆：(鬆下祿子)晚上就沒燒的啦，你撲去吧！(笑。)

蘭：媽，我還有工作哪。

婆：這不就結啦。(攆筐、挾祿子下。)

祿：(接前頭話音)高玉蘭，我沒同意侯老疙瘩入社，那是過去的事，我也在支部會上檢查了，可你不能老記在心裏。(證實自己已改過)你看看，我又動員出一戶來，申請書都交啦。

蘭：誰？

祿：哎呀！我可費老大勁啦。我跟了好幾天，講政策，舉具體例子，哪回動員都是口乾舌燥啊，總算是把他動員妥啦。

蘭：（懷疑）咱這兩組也沒誰啦？

祿：（得意地）這樣戶可是咱新社的大梁柱啊！人家拔根汗毛都比咱腰粗，園子數頭名，入社思想也說得上堅定。

蘭：（猜想）你說的是張老耀吧？

祿：（高興地）對啦，對啦。他若一入社，那好處得架車拉呀。大騾大馬不用新添外買啦，大膠皮車又多一台，會計也有啦，再說他那東山園子全村也報頭等，今年又是大年，上秋大鴨梨往少說摘三萬斤，那是多少錢？再加上嶺東的棉花，保證够上豐產田。你沒和他一組你是不知道，這底細我摸的清。上秋咱們怎的也能爭取一個豐產社。像這樣戶我們得團結，眼時吃點虧也讓他幾分。

蘭：（梳洗完，穿上鞋）副村長，張老耀小算盤比你算的清，你說他是真心實意要入社嗎？

祿：他？要不出我這對眼睛去，別看是富裕戶，那思想比二五眼貧僱農還強啊。

蘭：叫我看，別看他嘴上和你說的天官賜福，心裏可又是一套。

祿：高玉蘭，你怎麼對人家要求入社抱懷疑呢？這是右傾情緒。

蘭：副村長，張老耀可不同侯老疙瘩，老侯是因為怕投不起資，怕入社受氣，才沒提入社，可他心裏是實心實意想入社。張老耀呢，是一眨眼一個道，他是指東說西，招三說倆，你得扒他皮看他瓢啊！不然咱可就與上壞人當啊！

祿：你說甚麼？張老耀是壞人？

蘭：方才我和支書提了他的問題，支書這回開會遇到小民屯支書，老耀在他親家那兒放過錢，還有七塊大布，八成還

有權。支書叫咱們調查清楚，眼時不能吸收他入社。

祿：怎麼的？我好容易動員妥了，你又不吸收？這簡直叫富農吓破胆子啦，張老耀算哪份富農？土改成份是中農，現在也老老實實的受領導。

蘭：咱不該看花邊眼，可也不能太麻痺呀。

祿：他在我組裏幹了四五年，不如你了解他？

蘭：副村長，哪個富農腦袋貼帖啦？都裝好人，你一大意，就叫他騙啦。你們這西組參謀可沒給你出過好道眼，今年春你們賣梨，漏稅挨罰，不都是他幹的好事嗎？

祿：你幹甚麼把針尖大的事說成這大呢？（比量着）你別對人總抱成見！

蘭：我半句也沒屈說他。

祿：（掏出老耀的申請書）你好好看看，他的決心都寫到這上啦。

蘭：（接過來，但不看）這張紙就把你的眼睛蒙住啦。誰不會說兩句進步話，可你得扒他皮看他瓢啊。（把老耀申請書擺在桌上）有的人，表裏一致；也有的人，紅皮白瓢。

祿：得得，算我錯長眼珠啦。（把老耀申請書揣在兜裏。）

蘭：副村長，咱這眼珠真得長正啦，若不一——

祿：我也明白啦，你是成心想拆散我們這組。遇事好把我們西組踩在腳底下，你們東組好事事佔上風。（欲走。）

蘭：副村長，你說甚麼我們你們的，我們你們到底是誰呀？有些富農就是想鑽進社來，篡奪領導權，不是搞社會主義，是搞資本主義。你忘了那天咱們學習關於于洛九那件事嗎？

祿：你把咱這事和于洛九比啥？這些話我耳朵都聽出繭子來啦，你留着給老百姓講去吧。（下。）

蘭：副村長，一會兒開評產會，你把材料拿着，再告訴組裏一下。（疲憊地坐下）真怪！爲甚麼遇事我們老是看法不一致呢？和他辦事比上山打枝子都累呀！我方才和他又發急躁了吧？咳，我爲啥不把支書今兒個對我說的毛主席的話，跟他仔細的說說呢？（把報攤開看。少許，高山子跑上。）

山：高玉蘭！張老耀爺倆打到一塊去啦，動上二齒叉啦！滿街筒子人，都看這台戲呢。

蘭：你咋不拉拉架？還幸災樂禍賣呆呢！（仍看報。）

山：打個蛋的吧，我一看，光舉棒子，一個勁搖晃，就是不往身上打。再說，清官難斷家務事，還是溜吧。

蘭：（放下報）打架？因爲啥呀？

山：咱算看不透。來啦，來啦，看，張老耀找上來啦。

（張老耀上。）

耀：（頭不抬眼不睜地）雲祿，副村長！

蘭：（慢條斯理地）副村長剛走。

耀：（氣呼呼地）侄媳婦，高玉蘭，這個家讓我咋辦哪？

蘭：（撇撇嘴）打幾句咋啦？

耀：我是哪輩子殺老牛啦，養活這麼個忤逆，我若知道他這樣，下生那嚮，一把掐死他倒省了心。

蘭：咳，孩子不好，總是自己骨肉啊。

耀：他沒有我這個爹，他是畜牲。這兔崽子，張口就罵，伸手就要打。你沒看着，就像個土匪似的，正吃着飯，忽下子就把桌子攪翻啦，下地就打滾，我也沒稀理他。這兔崽子，覺着沒味，起來就去砸鍋，這下子我不能不火啦，我順手操起個老鋤頭，這小子也伸手操傢伙，真是黑了心尖，竟敢跟他爹掄起掏灰耙來了……你們聽聽……（嗚嗚巴巴

眼睛，要哭的樣子）咳——前生造下的孽呀！從小啊，捧在手心上把他養大的，連個腦亮也沒彈過，我尋思老張家就這一條根，……

山：這是從小慣的呀。

耀：侄媳婦，我說這話誰也不能信哪。可你看看，這小子，把衣襟給我扯這長一個口子。（拿起衣襟）侄媳婦，高山子，你們看看，這不。（指衣襟。）

蘭：因為啥事呀？動這大干戈？

耀：侄媳婦，不瞞你說，這事出在兩條路的鬥爭上。我要入社，他要單幹。

蘭：（冷冷地）我看，爺倆不齊心，那就拉倒吧。

耀：侄媳婦，你說這話不對呀，這啥的人，誰不往高處奔？人家都往東飛，我張老耀爲啥單要朝西嘆拉膀兒？你別看我剩把乾骨頭啦，飛不動也不能離羣呀。合作社這條道，我算看準啦，非走不可，誰攔着也不行，我也是打苦堆裏爬出來的，我不是胎裏富的底子，不叫八路軍，毛主席，我張老耀得披蓆袋，挨家討挨家要去，我能單幹嗎？我豁出不要養老送終的，也得奔社會主義……

山：（諷刺地）嚇，好樣的，真堅決呀！把兒子都豁出去啦。

耀：我怎不堅決？地主富農才反對社會主義呢，我放着光明道不走，摸黑路去？我怕跌倒了，爬不起來呀。

蘭：大叔，別因為入社把家鬧翻啦，奔社會主義，也不能家破人散哪。

耀：不中，那小子是個死犟眼子，你說龍叫喚他也不信你的。非分家不可。

蘭：分家？（若有所思地）這個家咋分的呀？

耀：好分，我讓給他，有這樣兒子就是冤家。

（高山子坐在那裏笑。）

耀：（向高山子）你還笑？也難怪你笑，這事真丟人哪！

山：嘿，丟人的事在後頭哪。（若無其事地哼着小曲。）

蘭：（瞭然）分家是你們私事，願分就分。

耀：侄媳婦，我沒少說：別看人家高玉蘭是個婦道人家，可人家做出的事，好老爺們趕不上……

蘭：你先別奉承，我還沒說完。

耀：（驚）啊——

蘭：入社嗎，你還早點。

耀：侄媳婦，我可等不得啦。

蘭：哼，好險沒讓你的花言巧語把我們迷惑住。

耀：我句句是實言哪，我是誠心入社呀！

蘭：看不透。放心吧，你不走這條道沒人拿鞭子趕你。

耀：（走到高山子面前）高山子，讓你說，我想入社可不是一天半天啦，打春起我就說，咱不能總在組裏呆着，得入社呀……

山：（搖搖頭）沒聽你說過。

耀：你想想，我說過多少遍啦。

山：我想想……沒說過。

耀：侄媳婦，你還讓我掏出心來給你看嗎？

蘭：你說千道萬，社裏絕不拉你。

耀：（尷尬）這……高玉蘭，我這麼堅決你還不相信？（欲哭的樣子。）

山：你？除了拉屎是真的，別的呀……沒真的。

蘭：哼，真的打不掉，假的安不牢。你也要入社……（笑。）

山：（直爽）你這心都長偏啦。老耀！

耀：我……我嘴短，你嘴長，你說啥是啥，我還能假分家嗎？我把兒子腿都打斷了，我還有什麼話說。

蘭：拿假話當真話說，高山子，走！

山：人老奸，馬老猾。老耀，你這套還是蹲家裏耍吧。

（玉蘭、高山子下。）

耀：（狠狠地）臭老娘們，尅八方的笞帶星。我張老耀，不缺肝缺肺，我拿好玩藝兒填火坑去？讓你們這幫窮棒子坐地分贓去？我入社？哼！我入社讓你們垮，我不入社也讓你門散，若讓你們搞成啦，我頭朝下走出張三溝去！（見張雲祿來，忙坐下，搖頭。）

（張雲祿上，挾着算盤和一捲地畝表。）

祿：（喊）老耀哥，老耀哥！

耀：（長吁）咳——

祿：老耀哥，在這兒抱啥蹲？社裏就要評產量啦，走吧！

耀：（又是長嘆）咳——

祿：幹甚麼咳聲嘆氣的？還抹眼淚疙瘩啦？你真算可以。

耀：雲祿，我這心裏憋屈呀！

祿：村裏熱火朝天的搞社，你倒不痛快啦，走吧！

耀：雲祿，張三溝我是呆不了啦，我要飯吃也得出這溝。

祿：你是瘋了咋的？

耀：我沒瘋。

祿：可你這不是大白天說夢話嗎？你虎拉巴吉的走啥？張三溝水淺，養不住你這條大魚？（走到老耀跟前，並排坐下）老耀哥，咱祖上是挑挑子打關裏逃荒來的，在這溝裏落了戶，一輩一輩子把這山算養富啦。舊年月，地主壓在咱頭上，